



# 乡街子 (小说)

文芳聪

翠芳人长得好看，草鞋卖得好，草鞋街的人都晓得。

草鞋街长约百米，说是街，其实是条进街的路，掩映在两棵错位相对的大黄葛树下。平常没什么人，可是每到街天，一律的草鞋整齐地码在街两边，挤得两边高高矮矮的人家出门都困难。草鞋是草做的，容易穿烂，需要勤卖勤换。有需求就有供应，这地方的人就地取材，拔山草，打草鞋，肩挑背背，把分散在乡下的草鞋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草鞋街上。10来岁的翠芳开始背草鞋上街卖。

坝塘边是交易畜禽的地方，坝塘里水面两亩有余，四季变化不大。围着坝塘一圈宽窄窄窄的路面就算是街道，在这里交易猪鸡鸭鹅，渴了喂水方便。在这个方不方圆不圆的坝塘边上，有几棵不均匀分布的黄葛树，太阳把浓荫投在街面上，遮荫的地方十分凉爽。太阳实在太辣，卖主便随着太阳的移动把自己的畜禽一点点一点往阴凉的地方挪。翠芳卖了草鞋，多半要买些米面和针头线脑回家，偶尔也会来坝塘边转转，把妈妈的交代及时地变成几只小鸡小鸭带回家里养。杀不起年猪的收成，土锅里她只鸡，献祖先，献财神，献水草，也算是过了年了。

街上最大的马店——席家马店就在坝塘边最大的那棵黄葛树下，街上出售的杂货大多都是席家马帮驮进来的，回程又把大宗的山里的农货驮出去。驮出去的农货里不会有翠芳背来的草鞋。翠芳妈的草鞋结实软和，等不到散场就卖完了。翠芳妈一只腿脚很不方便，干不了重活，做手上活路却很仔细，草鞋打得好，光滑、软和。有破得不能再穿的衣服，洗净、晾干、剪成细溜，备着，打草鞋的时候就可以在草鞋里加进这些废旧的破布。加了破布的草鞋穿起来更软和更扎实，卖起来也就更贵些更快些。翠芳从小耳濡目染，得了传承，也会打草鞋。

草鞋街和坝塘边共用一个街口，与四方街相连。四方街算得上是这个小镇的中心，街心有两棵黄葛树，围着这两棵黄葛树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和人家，呈不规则的四方形，树与店铺之间的街面很宽，街天也不显得拥挤。在夜色如

银的冬夜，好多人在两棵大树下打歌，汉族彝族都有。有街坊上的人，有街边村子里的庄稼人，响器不外乎笛子、月琴、葫芦笙。调子是彝族的，有三跺脚、两跺脚、背靠背、下下响十多种样式。四方街上最大的店铺是李记酱菜，七格铺子，卖腐乳豆食耙豆瓣酱，卖腌萝卜丝，卖腌大头菜。有一坛一坛买了去的乡下人，吃完腌菜，坛子可以装米装面装豆腐脑。有一碗一碗买了去的街坊，小孩一次只买一把，捧在手里吃。也有一次就买十好几坛的，销往稍远的地方。李家在十里外的乡下有房产，有田庄，还有一个坛罐窑，原料自产自供，天时地利，人又和气勤快，铺面便做得比其他家的都大。李记酱菜的右手边是周奶奶的凉水铺，四方街最小的铺子，专卖凉水。铺门板打开，就有过堂风在浓浓的树荫里悠悠地吹着，沿着店门口一字排开的七八个红土锅，装满凉水，摆在齐腰高的木板上。红土锅是元谋猴街的商品，产地却是洪告五福村。洪告五福村的土锅用沙土烧制，颜色拿得烧，烧出来的土锅，红色，周正，好看。这种土锅，气孔细密，渗水均匀，凉得快。赶街的乡下人，挑的挑，背的背，来到四方街，又热又渴，一饱凉水最对他们的胃口。翠芳卖了草鞋常来，舍不得花钱，一把腌菜就一泡凉水，在周奶奶的眼前美美地吃着。周奶奶对谁都和和气气，对翠芳却有从心底沁出来的怜爱。再过去几家门牌，紧挨如安街口，是杨记杂货铺，卖针线、顶针、火柴、洋碱……

这些铺面，翠芳来杨记最多，毕竟翠芳妈腿脚不方便，家用的零碎东西都由翠芳一手操办。翠芳每次来，杨老板听清了翠芳要的东西，一只顶针，两三盒火柴，或者几块山羊产的坨坨盐，都会好听得把一声“好”呢——“拖得又响亮又悠长，像夸自己，又像在夸翠芳。然后在临街的货架上摆出许多来，由翠芳靠近了站着挑选。这时候，四方街上就会有些人的目光沿着杨老板响亮悠长的目光看过来，落在翠芳身上。

李记酱菜的左手边是从四方街到中节街去的街口，与草鞋街街口遥遥相对。中节街上，隔几户人家就有一个店铺，到了十冬腊月，中节街上让人垂涎的是聂

家牛肉馆，本地回族人开的，腌制牛干巴，卖新鲜牛肉，头蹄下水筋筋串煮成一锅牛扒好，香味要飘半条街远。店也卖羊肉、羊杂碎，隔壁是个皮货店，收购羊皮、羊皮、狗皮，卖羊皮褂、狗皮褥子。下一家是个杂货店，店主年年都要下乡去搞收购，金豆、冰豆、花椒、辣椒、切片的山楂、去核的橄榄，新鲜的，晾干的，都有。杂货店的对面是赵记饭馆。赵记饭馆经常招待游走四方的客商和闲人，院坝宽敞，可以摆酒席。翠芳嫁到街上来，就是在这里办的酒席。紧挨着饭馆的是一连几家凉粉小店，只有米凉粉和豌豆凉粉两个品种，店虽然小，生意却很兴旺。乡下人赶街，卖了手里的货，大方一些的，要一碗包谷面皮，要一碗牛扒好，好酒的男人还要一碗河边人家土法烤出来的甘蔗渣酒，吃了才算赶街。实在不行也要来一碗狗肉吃了才回家。有特别节省的，就吃一碗凉粉，像翠芳一样，只买一把腌菜，就一碗凉水，也算是赶了一街了。

赵记饭馆的斜对面有一条街巷，时宽时窄下坡去，一直通向街外的田坝和菜园。这条街巷卖些米面和蔬菜，又叫米市街。米市街上刘奶奶的冰豆芽最好，淡煮着吃，甜；放上个油盐，香。刘奶奶和周奶奶交情好，常有来往。刘奶奶翠芳见过，慈眉善目的，也听说过刘奶奶生的冰豆芽好吃，却没有吃过。翠芳想，到底有多少好吃呢！

中节街与上节街几乎成九十度角，拐弯处一边是观音阁，院坝宽大，围墙很高；一边是老旧的桂香书院。桂香书院有一道双扇的大木门，大门里面一左一右两棵黄葛树，很有些年头，枝叶瀑布一样漫过围墙，遮到街面上。大门外街两边墙跟角上有两排青黑色的天然长条石，被街面上的人坐得滑溜溜的。刘奶奶偶尔帮隔壁家的媳妇带孩子，也来这里坐坐，唱很好听的儿歌，翠芳听见过。刘奶奶一边轻轻摇晃着孩子，一边拖腔拖调地唱：“小葫芦，开白花，开到对门对门对门对得上节街去写字对得姑娘会剪花……”

上节街的尽头有一口水井，叫黄学井，井水甘冽，上节街的街坊邻里都在这里挑水吃。椭圆形石板地面围住井

口，井口用两块半圆形的圆条石砌成，比石板地面高一些，防止脏水回流到井里去。井口的周围和街心一样，都是用从的鲁山上开采出来的条石砌成的，很宽敞，常有年轻的媳妇在上面洗衣服，男人帮着打水。井很深，井绳很长，吊一桶水上来要有些气火才行。边上有一棵大红椿树，伞一样撑着。红椿树一左一右两笼竹子，一年四季都透着青翠。竹笼和红椿树下边是一条深深的小溪，溪水不大，却四季常流。洗菜洗衣服的水倒掉后，从石板上漫过，“哗哗哗”流下小溪去，归入远处的大河。离水井不远处有一块厚厚的长3米有余宽约1米的规整巨型石板搭在小溪两岸，算作桥，出了桥，就算上街了。上街街口正对来凤山，来凤山坡脚有土主庙、黄学庙、昭忠庙、娘娘庙，这就是街坊颇为得意的百米四围。

刘奶奶家就在上街街口的那个石桥边，大门正对着黄学井。屋后有一棵黄葛树，刘奶奶很满意这棵黄葛树。夏天天气热，大树的浓荫要遮半个院子，好歇凉。冬天树叶落尽，太阳光透过光溜溜的树枝晒着干干净净的小院，暖洋洋的。冬天里，吃过午饭，刘奶奶搬个木凳，心闲地坐在那里烤太阳，一烤就是小半天。刘奶奶天天卖冰豆芽，一大早卖完冰豆芽就来凉水铺和已经备好了水的周奶奶摆一阵白话才回家。两人的白话里时时有翠芳翠芳的声音轻轻地飘过来飘过去。翠芳就在周奶奶刘奶奶的白话里一街接一街卖草鞋，一年接一年长大，转眼长成了大姑娘。

看着翠芳长大，刘奶奶喜欢得不行，周奶奶的耳朵里，全是翠芳的好话。周奶奶还是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卖水，那时还使铜钱。在她家凉水铺门口置一个通身一样粗细的青黑色圆形石缸，缸里装水装到要满未满的样子，一枚铜钱“破”一声丢进那口青黑色圆形石缸里，管一饱水。买水吃的人往缸里丢了铜钱，自己拿一把长把小瓢从缸里舀了水，吃了凉水，就到对面大树下的石墩上坐下歇歇气，乘一会儿凉，再走。这边的周奶奶，见缸里的凉水折下去一点，就从旁边的红色大沙缸里舀一点

加进去，一直加到原来将满未满的样子。后来，到翠芳背草鞋上街卖的时候，半开和铜板都不兴使了，改用一种面额很大的纸币，一递一接中，翠芳体味到周奶奶的亲，来得更勤了，来到周奶奶的铺子里歇歇脚，吃口水，陪周奶奶说说话。

周奶奶没儿没女，眼神里对翠芳的怜爱就像月光一样。周奶奶摸摸翠芳的手，轻轻问，哎！米市街卖冰豆芽的刘奶奶你见过的，觉得怎么样呀？

很好的呀！

周奶奶又问，刘奶奶的孙子呢？

翠芳脸就红了。

刘奶奶只有一个独孙子，在黄学庙小学读过几年书，能识文断字，人又长得标致，翠芳很满意。

吃了踩门酒，不到一年，翠芳就过了门。翠芳成了街坊上的媳妇，村里人很羡慕。街坊邻里也羡慕翠芳，都说是好马金鞍。

翠芳找到了好人家，拖着一条病腿的翠芳妈心头上的石头就稳稳地落了地，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死掉也安心了。

日子过得就像四方街上的太阳，每天出来，每天回去。周奶奶无后，好些年后，无后的周奶奶到如安街找到小管事，管事的夏大头说了身后的事，夏大头也是热心人，是滇桂黔边纵八支队的的一个团解散这里后留下来的一名老战士，他笑着说，周奶奶，放心，你哎，身体好，心好，一时半时走不了呢——

周奶奶去世时，在凉水铺的竹摇椅上，跟睡熟了一样。翠芳见了，一点也不害怕。翠芳从凉水铺出来，看见细碎的阳光从头顶上的黄葛树叶间漏下来，洒在地上，花花点点的。翠芳不知道，黄葛树就是佛经里神圣的菩提树。

翠芳和丈夫当孝男孝女，很尽心，到佛香绿买了香，在赵记饭馆办了白喜，把周奶奶妥妥当地送上了来凤山，坟前献饭的仪式上还摆了一对米易盅盅糖，一种红糖，用酒盅兑出来的。周奶奶生前爱吃米易产的盅盅糖。

周奶奶逝世后，凉水铺一成不变，只是卖水的人变成了翠芳。

翠芳每天卖凉水，街天更忙，看乡下卖草鞋的人来买水吃，很亲。

三迤正声

## 新韵五律一组

胡廷武

登山

晴日春山好，浓荫映昊天。  
草坡登复有，肠路断还连。  
指点杂花放，啾啾众鸟喧。  
欣然生气在，意兴两足间。

读书

故人来沪上，昆市爷娘家。  
异地存君子，同行共酒茶。  
孰言山有尽？共话海无涯。  
若问读书乐，初春处处花。

闲居(三首)

一  
滇池浮曙色，仰眼辨晨星。  
寥落人无语，啾啾树有声。  
疾行非速寿，早起益躬耕。  
短褐迎风爽，后山渐渐青。

二  
绵绵无限意，向晓两方晴。  
落日依山暖，余霞照树明。  
零丁圆叶落，几处野菊兴。  
群鸟环空绕，何方是征程？

三  
步道双行树，南来小叶榕。  
碧城围盛夏，玉带入寒冬。  
鸟鸣深云里，人行浅水中。  
何需高百丈？益众亦如同。

观肖凡画展

墨泼山水绿，闹市入清凉。  
闲登深林远，观泉野瀑长。  
雪峰多雾霭，草地遍牛羊。  
偶见担柴意，欧风时叩窗。  
肖凡：当代画家。其作品多次在云南和全国获奖，出版有多种画集。

梦楼

大观楼闲久，一梦上名楼。  
烟水仙翁画，青山海客游。  
惊觉佛影动，但见日光流。  
可恼鸡鸣早，误人看海鸥。

旅昆乡友邀饮得句

八月近秋节，忙将美酒开。  
他乡即故土，臆脚亦茅台。  
两盏英雄色，三杯老耄哉！  
窗前新月上，快意满襟怀。  
注：臆脚：臆脚酒，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名酒之一，产地在丘北县。

冬望

四面尽高楼，园区万树栽。  
榕榕余夏色，银杏落秋光。  
举步亭城近，远眺阁市长。  
唯伤迁鸟去，不再过书窗。

## 友人招饮，得与文学界诸多故人相酬

楼市逐年广，新区未访踪。  
指点街车路，凭怀水稼田。  
旋蒙新肴饌，环侍旧容颜。  
往岁皆无恙，颇多锦绣篇。

## 蓝花楹咏叹调

(散文诗)

蔡晓玲

晨

生我之城，从渔村旷野开始发育，在香稻纯金的臂弯里生长。在滇池的屏障之后，北来的箭簇纷纷坠落，鸥鸟在生长，银灰屋宇在生长，铁青大厦在生长，碧水蓝的母亲湖在生长，苹果红香蕉黄的烟火时在生长，悬在半空的阳台上，星星海洋在生长。从黑暗到清明，梳洗沉醉而悠游。电梯下降，从39层切入地下三层。从万道深谷钻出地面的机器鸟，在清晨的晨光里飞翔。

午

生我之城昆明，以越来越快的节奏在日光里奔忙。当蓝花楹给教场中路蒙上轻紫柔纱，就像一支钢铁部队忽然间柔情泛滥，地铁里操纵键盘的年轻人惊讶地跌入幻想。梦幻紫神采飞扬，飘动触电般遐想。下午两点，福建人老黄全家出现在路上：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八个孙子，最小的11个月，在奶奶怀里睡得正香。两代建筑工人之家，此刻洋溢着鲜亮，身体健壮，边拍照边徜徉，引得路人侧目观望。30年前，蓝花楹从地球背面迁徙而来；同年，小黄在昆明开搅拌机第一次工伤，老家追过来一个姑娘。

夜

黄昏有无数疲倦与险情拍击着滇池岸，荡漾在千千万万张餐桌上。一首首歌谣窃取了汗水泪影，蓝花楹的节拍在大小屏屏闪光。略含羞涩的巡夜精灵，在花树上清洗透明的翅膀。华灯初放，轻纱换成了紫丝，把无数的祝福抛向滑行的车辆。半夜，城市稳靠在梦乡，多少吧语敲去围墙。彩云紫雾按摩着昆明的关节神经，那轻巧柔韧的力道让人不得不信：每座城市有不一样的口令，却有相同的情绪相似的轨道共同隐藏着，地久天长。

## 春茶飘香 丰碑巍然

张朝凤

老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响亮的名字，它巍峨挺拔，耸立在祖国南疆的边境线上。作为一名老边防，我曾经在那里生活、战斗了十几个春秋，那里也让我思索着战争与和平的真谛。

阔别了整整30年，阳春时节，我再次来到了老山。

老山不老。在去往老山的途中，不见了当年的景象。公路宽敞了许多，也平缓了许多，路面铺上了柏油，大巴可以直抵主峰，沿途一派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我很欣慰。

主峰依然，依然昂首挺立，傲视苍穹，只是变得更美、更靓了，成了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红色景区。

老山脚下那条盘龙江仍在静静地流淌。没有了硝烟的熏染，江水清澈透亮，宛如环绕在青山间一条流动的翡翠，从天保口岸伸出国门，一路向南，蜿蜒而去……

主峰下又搬来了好几户瑶家乡亲，那道通往主峰的山门上方赫然写着：“老山第一村”。这里全变了模样，如今，这里成了前来拜谒老山的所有人员必得下车再步行登顶的转换地，也是值得一停以回望祖国大好山河，仰视老山精神

的预热打卡地。

在“老山第一村”村口，依山就势建起了一排长长的简易摊位，游人如织，与一般景区不同的是，在这里除了一些普通常见的食品饮料外，那一盆盆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老山兰和那些包装各异的老山茶特别抢眼，而最暖心的还是每个摊位都为游人提供免费提供的老山茶水。一路盘旋而上，颠簸而坐的游人，到这里已是身心疲惫，也正好坐下来喝口茶、歇口气，养养精神再登顶。

游人品茶观景，谈笑风生，我的思绪却回到了40年前那一幕幕难忘的瞬间……

在老山对面的八里河东山，是著名的战斗高地。它是一地势极为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二是缺水，生活异常艰苦。那里不只是水贵如油，而是水贵如命！为了下山背水，艰难程度难以想象。官兵们这样讲：“远远望着山下那滔滔流往境外的盘龙江水，恨不得纵身跳下去喝个痛快。”战士们渴水、盼水、爱水、惜水，每当群众背着茶水上阵地慰问的时候，他们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在他们心里，这才是最提神、最提气、最提升战斗力的最好的饮品啊！

回想当年初到老山，边境一线到处弹痕累累，满目疮痍。那些有着数百年、上千年历史的古树被炮弹炸得残枝断头，有的甚至被炮火烧焦。在我告别老山时，硝烟已经散去，曾经残枝断臂的古茶树干上又生出了新芽，边寨各族群众陆续返回家园，又在耕耘着他们的新生活。

如今再访老山，触景生情，我临时调整行程，在当地好友的安排和陪同下，对老山茶的情况作了一番采访。

所到之处，老山地区几乎家家都有茶树，就在“老山第一村”，种茶大户庞照武一家就有茶园470亩，收入可观。在老山主峰以西十公里的上垮土村，数百年、近千年的古树随处可见。在这里，我认识了80后小伙邓正金，他说，他是一个土生土长在老山脚下的瑶族制茶人，也是老兵的后代。一直以来，他秉持老兵精神来制茶、制好茶，改变着自己的生活，也回报着国家和社会。他领我们参观了他家的古茶树，足足两百多亩，再加上收购部分，每年茶叶收入可在20万至30万元之间。他对生活流露出满满的幸福感。说话间，他拿出一包他亲手制作的茶要送给我，让我尝尝他的功夫，再三谢绝都不行。他动情地说，他对在老山战斗过的老兵们非常

崇敬，只要是来到这里的，他都要赠送。看得出来，他是真诚的。

小邓告诉我，麻栗坡真正的古茶树王还在下金厂乡。出于好奇，我又驱车80多公里，一路向东赶到了下金厂。在水沙坝村的大山深处，我找到了那棵“茶王”，果然不凡。这棵“茶王”树高15米以上，树身“独树成林”，林林总总形成一团，树围直径不少于3米。这里来过不少专家教授，没有谁能说出它的准确年龄，有的说1500年，有的说不会少于2000年，莫衷一是。挂在树干上那块由麻栗坡县绿化委员会制作的金色牌子上显示，这是云南省重点保护的古老茶名树，为一级保护等级。无论如何，这棵罕见的古老茶树称之为“茶中王冠”应该不会为过。

我们来到了坐落在猛洞乡的新华国茶厂。该厂是目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范围内最大的一家茶企。厂营销部门负责人介绍，因为麻栗坡是外交部直接帮扶的挂钩县，该厂就是经外交部牵头协调，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去年10月才从普洱引进过来的，计划今年正式投产。经过严格筛选，目前，他们已在老山地区签约109家合作社，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他们的目标就是做高品质茶，带动一方